



永生難忘的大地震

徐宗權 \ 文

文 / 劉佳龍



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，被地震搖醒的我，覺得只是地牛翻身的例行性動作，沒有因而過於恐慌，就像人們在睡眠之中會翻動身體一樣，直到堂姊把我挖醒，才知道地震威力實在很大又持續很長一段時間，當下的我和堂姊都毅然決定今晚不睡，直到地牛又翻第二次身時，發覺這個決定是對的，是地牛今晚失眠沒睡好，翻身躺在地板上而不在床上吧！

隔天一早，當打開電視機的一剎那，看見另一端傳來許多房屋倒塌的畫面，不禁讓人心生恐懼、害怕，頓時，拿起手邊電話筒，一一撥打好友

至親，詢問是否安然無事。對於剛滿二十歲少年的我，九二一大地震是場大災難，電視報導的畫面，一再將人間煉獄的景象，如播放電影般一再的重演，叫人看到如此慘狀怎能不鼻酸、悲痛。

心中油然而生一股服務人群捨己救人的熱情，正當苦無發揮己力之餘，學校各系正招募志工，前往災區救援的消息一發出，便不假思索的提出申請自願前往台中縣災區幫忙，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亦一同前往。隔天一早，乘著行政院青輔會接駁的客車風塵僕僕的來到災區豐原市，初到之際，急忙把行李擺放一旁，用完餐後待市公所人員分配任務。



看到市公所前公園草皮上搭滿帳棚，仔細觀察不難發現，是九二一當天從自住居所逃出之居民，之所以會駐紮在公園，乃因地震將房屋震壞或震倒，不得已連夜收拾家當搬至公園空曠地方。臉上許多無奈、無助，精神焦慮不安、緊繃，似乎害怕地震將會再度到來。當時的我，被分配發賑災物資的工作，市公所裡的中庭到處堆滿民生必需品，數量種類之多，前所未見。由此可知，民間企業所提供之力量及動員力超乎想像之境界。

到達災區的第二天，經過第一天的洗禮，情緒隨之盪到最低。在分送物質的過程中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對老夫婦及孤伶一人的中年婦女。近中午時分，一對年邁的夫婦迎向我，似乎想詢問些什麼，我迎向前去從老夫婦的口中得知要領取物資，引導老夫婦往發放物資處走去，並親切詢問他們的需要。老夫婦在選擇三項物資時，卻陷入難以抉擇的地步，經過他們的陳述，得知兒子、媳婦的生命已被無情的地震奪走，僅留兩位年紀尚幼的小孩，在家中眼巴巴的盼著老夫婦。已經饑腸轆轆的他們不知該選擇白米或者奶粉，傷心的眼淚不禁滑落到臉頰，站在一旁的我默默的聆聽他們訴苦。當一個忠實的聽眾，把深埋在老夫婦心中的苦悶，一股腦兒地挖掘出來，宣洩積藏在眼眶的淚水，當時的我被深深的感動了，不假思索地詢問市公所人員此類狀況應如何處置，是否可給老夫婦一絲的通融，市公所人員想了想，點頭答應我的那一刻，便衝向老夫婦，告訴這個好消息，老夫婦聽到後感謝聲未曾間斷，籠罩在心中的陰霾，一絲曙光從雲端透過來。我欣喜地幫老夫婦將物資搬上車，歡送他們回家。

我已習慣忙碌穿梭於人群之中，一位中年婦女走來，並無感覺特別之處，詢問得知婦女欲領取物資，當我將物品遞至手上時，她突然嚎啕大哭，哭訴道說家人全被無情的地震奪走，只留下她一人，即使帶著民生用品回家，也沒有繼續活下去的勇氣，頻頻向我表示已不需那麼多。我看在眼裡且語



帶溫柔告訴她，物質方面的糧食對妳而言，雖不致匱乏，但未來還是要勇敢的活下去，縱使親人已不在身邊，還是有一群默默付出關懷、關愛的摯友在支持鼓勵著自己，人生的旅途上是不會寂寞的，會像一道陽光般明亮的光線，照射在身上溫暖著妳。霎時間，中年婦女忍住已久的淚水宣洩了，告訴我並感謝我如此的鼓舞，使被壓抑的情緒有地方抒發，或許，善意的傾聽正是一帖最佳的藥方。對我而言，那份衍生的成就感非言語所能形容。

歷時三天的賑災活動，雖然不長，但是存留在我腦海記憶的印象卻是依然清晰，災區滿目瘡痍的畫面，仍舊是台灣人揮之不去的陰霾。九二一大地震已屆滿三週年，被破壞的一草一木已恢復往日風貌，挽回的是躺在倒塌建築物下安息的靈魂。此刻，正近清明時節，和風陣陣吹來，空氣之中散發著淡淡的花香，願九二一地震中往生者，皆能安詳地與大地共存，保佑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活得健康、快樂，這次難忘回憶，將成為我永恆的回憶。（作者任職於中巡局第三訓練中隊）